

痢

疾

論

痢疾論卷之二

後學楊大任占儼恭閱

黎水孔毓禮以立著輯

同邑陳元節菴全校

論痢原

痢疾一症。經名腸澼。亦曰滯下。經但辨脉證。決死生而未
言治法。仲景立法。以垂後世。腸澼一證。又無成書。縱有桃
花白頭翁等湯。不過散見于傷寒金匱下利條中。未可執
下痢之方。與法。概施之。腸澼。便血證也。劉氏河間首倡濕
熱之說。而以大苦大寒。少佐辛熱。爲治痢證。一定不易之

法大槩以痢發于炎暑之末。心肺二經先感濕熱之氣。傳之于所合。時值大火西流。陽氣欽藏。入而內攻。蒸發蓄積。故成滯下。朱戴而下。罔不宗之。而未知其說之偏也。何者。炎暑司令者。天時也。老少強弱不同者。人事也。因炎熱而貪冷就涼者。又天而人也。外因于天者。多熱多實。內因于人者。多寒多虛。因天因人而有老少強弱之不同。虛實寒熱之互異。同藥豈無溫涼補瀉之殊乎。雖內經有少陽司天泄注赤白。少陽在泉火淫所勝。民病泄注赤白。少陽之勝下沃赤白。歲火太過。血溢血泄。注下等語。是皆以運氣爲言。未嘗兼及人事也。劉氏之偏其辭。在于棄人事而單

言天。故惟見在天之化與病之見證本末源流悉皆火
象。遂直指爲濕熱而大苦大寒之無疑義也。有明而降代
不乏賢者。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等皆知不從劉氏之偏
而詳註之矣。有聶氏者、劉氏之徒而尤甚者也。其治痢一
方自稱爲奇方妙論。不知者或爲之刊布。或爲之修合。丸
散而遍施之。雖頻見死亡。但謂病不可爲而不咎乎藥之
謬。蓋其說平庸淺近。易以惑人。故奉若龜書。準繩而不可
易。雖欲辭而闢之。而傳信旣久。聽之者實難其人也。乾隆
九年。鄉邑中疫痢大作。凡服聶氏之方。雖或十愈一二。而
變厥逆死者十之七八。予用溫補救之。未犯死症者十愈

其十。于是鄉邑中。頗知痢有虛實寒熱之不同。而是方未可槩用。大抵是方。必形體強壯。熱滯盛極者。乃爲合宜。若挾虛寒者。及半實半虛者。皆屬砒毒。吾願重命之士。毋輕服此方。司命之人。亦毋輕用此方也。

論諸色

諸家論赤白兩色。大抵謂肺金色白。濕熱傷肺。肺與大腸表裏。肺傳大腸。而成白痢。心火色赤。濕熱乘心。心與小腸表裏。心傳小腸。小腸復傳于大腸。而成赤痢。赤白相兼者。心肺並受邪也。戴原禮白氣赤血之說。亦以肺主氣。而心主血。文雖不同意。實一也。其論五色。無非肝青脾黃。腎黑。

心赤肺白爲辭耳。予謂五臟分配五色。特大槩言之。若必
針。秦。求。合。則。亦。固。矣。假。如。以。白。屬。肺。則。似。白。非。白。不。能。指。
爲。何。色。者。果。何。屬。乎。以。赤。屬。心。則。似。赤。非。赤。不。能。指。爲。何。
色。者。又。何。屬。乎。夫。痢。疾。者。薰。蒸。腐。敗。穢。積。之。病。也。譬。如。醬。
焉。漬。而。蒸。之。覆。之。以。草。日。久。諸。色。皆。備。無。肺。而。能。成。白。無。
心。而。能。成。赤。吾。又。烏。知。赤。白。之。所。自。來。乎。凡。言。醫。者。與。其。
穿。鑿。而。取。諸。遠。不。若。平。易。而。取。諸。近。予。試。以。平。易。之。理。言。
之。人。之。週。身。上。下。無。處。不。有。津。液。其。在。上。者。津。液。之。清。者。
也。在。下。者。津。液。之。濁。者。也。上。無。津。液。則。乾。稿。而。食。不。得。入。
下。無。津。液。則。乾。稿。而。精。粕。不。得。出。一。有。壅。遏。則。清。者。化。濁。

而爲痰爲膿者益濁而爲似痰非痰似膿非膿機不
堪之物矣此白痢之所出成而猶其淺焉者也傷及津液
裏之血絡則赤痢矣至五色痢華元化曰脾氣虛五液注
下爲五色脈經曰脾氣弱或五液注下青黃赤白黑朱丹
溪曰胃爲水穀之海常兼四藏故五色之雜見則皆主乎
脾胃矣而古人又以爲腎病蓋五臟之症窮必歸腎腎病
則諸經皆病非專指腎一經也

論陽氣

經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崩潰而寒矣又曰陽氣
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經言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于

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
經並行。陰陽葵度。以爲常也。曰游流。曰上輸。曰散精。曰上
歸。曰通調。曰下輸。曰布。曰並行。皆陽氣之用也。可知陽氣
者。內則運化飲食。外則分溫四體。揆度如常。百病不生。痢
疾者。陽氣抑鬱于脾胃之間。而爲病者也。然當陽氣得位
之時。阻抑無所施其技。迨夫暑退涼生。腸氣軟降。而抑鬱
之患見矣。因是而裏急後重。因是而下利赤白。因是而腹
痛。食減水道不通。治痢之用表藥者。外感風寒。陽氣不得
舒越。發之散之。風寒去而陽氣始得舒越也。用攻藥者。內
傷積滯。陽氣不得宣通。刮之逐之。積滯去而陽氣始得宣

通也。用溫補者。藏府虛寒。陰邪凝結。陽氣無權。不能舒越。宜通溫之熱。之升之補之。所以助其舒越。宜通之用也。自古言痢諸家。從未有重及陽氣者。然觀大苦大寒之味。尙必佐以辛熱。奈何今人治痢。一見後重。輒行攻剋。一見下血。惟事清涼。不知攻剋過度。陽氣受傷。因而下陷。而後重益甚。清涼過度。陽氣虛冷。血不歸經。而便紅愈多。甚至絕穀不食。通身逆冷。以死者。陽氣漸滅。明驗也。予嘗治痢。投藥之後。脉有疏暢條達之意。曰。卽愈之兆也。百不失一。蓋抑鬱閉而陽氣通行故也。

論濕熱

六淫之邪。風火燥暑爲陽。寒濕爲陰。陰陽不同位。水火不同氣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鳥有異類而相親者乎。然而外因于天。內因于人。或先後湊合。或一時兼受。兩邪釀蓄日久。異類渾成一家者有之矣。但濕熱見症多端。不止成一痢疾。而痢疾一症。六淫俱可兼傷。又不獨在濕熱也。胡爲專主濕熱哉。夫濕熱之說。創自河澗。而後人宗之。河澗之徒。無論矣。卽有深非河澗者。謂痢不皆由濕熱。虛寒者。法當溫補。果是濕熱者。方可清利。則痢半屬濕熱矣。又有以濕爲主。而分寒熱者。曰寒濕宜溫。熱濕宜涼。則又以痢爲皆屬濕矣。而予獨不然。何也。濕必有濕之症。

也。曰頭重而裹。身重如山。曰跗腫如泥。瀉利如水。而病家鮮有諸症。縱有先瀉後痢。先痢後瀉者。然不得以先瀉後痢爲瀉。去熱存。又豈可以先痢後瀉爲熱去濕有乎。更以湯散稽之。凡治濕之劑。若五苓。若猪苓。若除濕勝濕之類。鮮有收入痢科者。若果屬濕。奈何屏棄不用乎。旣不見有濕證。又鮮治濕之方。又無治濕之驗。胡爲去却半邊熱字。又以濕爲名哉。雖夏秋太陰濕土司令。痢多發于此時。然予觀四時之化。春夏二火司令。而反見礪潤衣活。而民多病濕。夏秋濕土司令。而反見燥石鑒金。而民多病熱。然則醫家治病。當據現在之症乎。抑據司令之職乎。必有不

之見矣。或曰：然則痢無寒濕與熱濕乎？曰：非也。間或有之，而不盡然也。夫不盡然者，固不可指爲致病之原也。

論脾腎

脾土也。土能尅水，腎水也。水畏土尅。然土雖尅水，而實隄水。無土則洪水橫流，四隄不宅矣。水雖畏土，而實潤土。無水則厥土焦燥，萬物不生矣。故二臟者，相尅而實相成者也。痢之爲病，始則脾胃不能運化，飲食久則腎臟開閤失職，而脾腎兩傷。蓋五臟之症，窮必歸腎，不特太陰一經傷所不勝，故傳少陰也。其見證也，脾能瀉，腎亦能瀉，腎能痢，脾亦能痢。若如衛生寶鑑之說，太陰主瀉，少陰主痢，則治

瀉者。但專治脾。不必兼治腎。治痢者。但專治腎。不必兼治脾。可乎。內經五臟主病論。主脾所生病。爲溏瘕泄。腎所生病。爲黃疸腸澼。脾瀉腎痢之說。大約準此。然聖人之言。合參則理全。偏舉則理缺。經言脾脉外鼓沉爲脾澼。非脾能痢乎。少陰厥逆。下泄清。非腎能瀉乎。腎移熱于脾。爲腸澼。非少陰傳太陰爲痢乎。合而觀之。理乃完全也。後人拘文牽義。以瀉痢分屬脾腎。遂謂先瀉而後痢者。脾傳腎爲賊邪。難治。先痢而後瀉者。腎傳脾爲微邪。易醫。不知瀉者通象也。痢者塞象也。由通轉塞。自然難治。由塞轉通。自然易醫。不必附和難經賊邪微邪之義。以分難易吉凶也。又痢

疾經言腸澼。遂謂其病在腸。了不十于脾腎。不知腸澼特
病名耳。非謂但當治腸也。若但治腸。恐腸未愈。而脾腎先
敗矣。以治痢疾者。首重脾腎。當顧護之。如珍寶。痢之生死
判於能食與不能食。能食則脾腎有權。雖進迫百度力可
支。持若雞口牛後。其去死也。幾虛矣。周慎齋曰。下痢六七
日。經盡。當有結糞。若至十三日。再經。結糞不出者。胃氣告
匱也。慎不可攻。攻之則死。繆仲淳云。痢疾不能食者。攻之
則死。二公皆以脾胃爲重也。其次重腎。腎者胃之關也。經
曰。北方黑色入于腎。開。二陰痢久。津液下竭。未有不
傷腎者。故治痢不知重脾腎。非其治也。

辨似痢非痢

痢必裏急後重。難症便血。無裏急後重。痢必發于夏秋。似痢非痢。四時皆有之。此大槩也。然東垣云。大便閉塞。或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膿。或少有血。慎勿利之。利之反難結不通。宜升陽除濕。防風湯。舉其陽。則陰自降矣。又云。大使有白膿。因勞傷氣虛。傷大腸也。以黃芪人參補之。如裏急。類見汚衣者。血虛也。如常歸。又調中益氣湯。下云。治飢飽勞。損傷脾胃。元氣不足。其脈弦洪。緩而沉。按之中。指下時得一滴。或上飲下使。或大便澀滯。或夏月飢泄。米穀不化。或便後見血。或見白膿。又難經五泄中。

之大瘕泄。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或大小便
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其症紅白相兼。悉似痢疾。
小便短澀而痛。或不通而痛。或欲小便而大便先脫。或欲
大便而小便自遺。醫貫曰。此腎虛之危症。以八味加補骨
脂。肉豆蔻。阿膠。兼理中湯。加升麻。桂附。相繼間服。庶可挽
迴。以痢藥治之。必斃。由是觀之。則似痢非痢。亦有裏急後
重矣。前數症者。若非時發。作人或能辨。若發于夏秋之間。
誰不認作痢疾乎。須知似痢之裏急後重。與真痢之裏急
後重。其輕重緩急。自是不同。似痢只是拘急難解。未必若
真痢之迸迫無度也。且因勞倦氣虛下階者。症必倦怠少

氣脉必大緩而軟。東垣言沉按之中。指下時有一澁。乃其辨也。大瘦泄雖悉似痢。然欲小便而大便先脫。或欲大便而小便自遺。痢家無有此症。則脉之與症亦自有可辨者。然予又有說焉。不論似痢真痢。但以脉症爲據。脉症實者似痢亦當清涼。脉症虛者真痢亦從溫補。此又其至要者也。乃近代醫家見有溫補而愈者。便爲似痢非痢。夫以溫補愈者爲似痢非痢。則凡屬真痢者靡不當用苦寒矣。此說始于丹溪。治叔祖滯下。頻用人參而安。遂因此非痢疾。乃心虧脾弱。喻嘉言因之。故彼治案中總以應溫補者爲非痢疾也。夫以丹溪晚年悔悟。知痢有屬虛者。而又以此

爲非痢。顯爲言濕熱者。曲作回讀。豈非先人之言。膠固難化乎。然子則又有辨焉。痢盛之年。曾見一家之中。長幼皆病。一用芩連而愈。一用薑桂而愈。將以一爲真痢。一爲似痢。非痢乎。是說也。予又欲起丹溪而問之。

辨色

按痢下白色多寒。赤色多熱。然白雖多寒。亦有氣滯食滯。而尚未傷血分也。不得悉認爲寒。赤色多熱。又看鮮晦濃淡。不得遽謂之熱。大都血色鮮紅者多熱。血色晦黯者多寒。血形濃厚者多熱。血形清淡者多寒。赤甚至於紫黑。若濃厚者乃極熱也。宜清熱解毒。若紫黑清淡。乃臟腑腐敗。

之色痢家危證也。急瀉之。黑者爲瘀血。血中有瘀黑塊。亦屬瘀血。宜行之。至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痢。月溫而愈。說在痿病交發條中。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末之見也。

張穎石曰。痢初起時。便見膿血者。宜調氣和血。氣分藥必不可少。若見白膿。宜調氣消積。不可用血藥。引入血分。必變膿血。又曰。血色鮮濃厚者。屬熱。瘀晦稀淡。或如瑪瑙色者。爲陽虛。不能制陰。宜溫理之。戴原禮曰。便白膿少而滑頻見污衣者。氣脫也。加附子甚。如驟殺。如氣滯者。只以甘藥補之。又曰。血色紫黯。腹脹氣逆。而所下愈多。作冷痢治。

血色如紫。如猪肝。如莧菜汁。非炮薑不治。理中湯去參。加肉桂。肉蓯烏。梅。又曰。久下膿血。或如死猪肝色。或五色雜下。此乃臟腑俱虛。脾氣欲絕。故腸胃下脫。六柱飲。或可救其萬一。又純下血。而色鮮濃厚者。此心脾伏熱也。大黃黃連瀉心湯。丹溪曰。痢如膠凍。如鼻涕。或如魚腦。此爲冷痢。○馮氏錦囊曰。有一種五色痢。五臟蘊熱。熏腐臟腑。五液俱下。故其色皆見于外。極危症也。用金銀花酒炒黃連歸芍木香乳香之類。清熱解毒和血主之。

辨虛實寒熱

治痢第一緊要處。在先辨定虛實寒熱。不轉用通套痢藥。

痢方則大段已不差矣。大粒形氣強壯者多實。形體薄弱者多虛。年壯新病多實。年衰久病多虛。卽病痢者多實。病後病痢者多虛。顏色蒼赤多實。顏色青白多虛。紫縱口腹多實。素甘清淡多虛。脹滿硬痛爲實。空痞軟痛爲虛。煩燥不寧多實。安靜懶語多虛。鮮紅濃厚爲熱。淺紅清淡爲寒。脈息滑數爲熱。脈息沉遲爲寒。○李士材曰。頭痛身熱。筋骨酸痛者。表邪之實。脹滿惡食。急痛拒按者。裏邪之實。舉按滑數。來往有力者。脈息之實。火土之勝。而見敦阜赫曦之化者。時氣之實。外此無可言實矣。○丹溪曰。裏急後重。口渴及大便秘結。是苦挾熱加黃芩。口不渴身不熱。喜熱。

手創。溫是名挾寒加乾薑。又曰。力倦氣少。惡食。爲挾虛症。宜白朮。當歸。虛甚。加人參。或加廣陳皮。虛回而痢自止。膏粱之民。與蕪蠶之民不同。豐盛之民。與瘡痍之民不同。乾隆癸亥年大饑之後。繼以疫痢。醫認蕪蠶。可任攻伐。予曰。腸胃先已失養。加以腸胃之病。已不堪矣。尙堪攻伐乎。今歲之人。當反看蕪蠶。較膏粱其虛尤甚也。

純熱純虛症

痢屬純熱純實者。微補卽生燥煩。惟清利到底。乃痊。直待全痊之後。方爲調和氣血。漸漸滋養。嘗聞時師云。紅白不止。何敢用補。明師非之曰。必待痢止。而後補。天下無受補。

之人。後人多以前說爲非。後說爲是。而子獨皆是之。蓋痢不止。不敢用補。爲實熱者言之也。若以律虛冷痢。則誤矣。痢不止。亦補爲虛寒者言之也。若實熱而亦補之。寧不爲害乎。時說未可盡非。

附案○

一文學年富體強。秋深患痢。概用清涼。將愈之時。自疑清涼過度。少佐參朮。便煩燥不安。改用

滋陰清火數劑。全愈之後。方和平調補。而氣血平。○一蕭姓醫進清涼未效。更醫補之。卽煩燥昏眩。仍用大黃。琴連。寒涼到底。將死復生。○又一少年用大黃下數次。至四五兩而愈。此皆純熱純實症也。但症如此者。亦少。

純虛純寒症

痢之純虛純寒者。凡清涼消尅之劑。萬不可投。惟宜大溫大補。少佐調氣血之藥。不惟清冷如凍者宜之。卽赤白相

兼者亦屬對症之劑其脉自顯沉遲細弱或似微急而指下全沒精神便不論新久卽以理中建中補中主之

附案○

一楊姓婦體孱弱秋間患病初起卽投薑桂稍安苦氣短神倦不能自支勢甚沉重改用參麥

保元湯加薑桂意在先救氣脫病症再作區處連投數劑不惟氣和神爽而紅白亦頓止矣止後並無餘症○又郭姓婦秋間白痢兩劑理中加桂頓愈未嘗先投一劑清消也○家嚴輝乃堂患痢子侄學馮已進薑桂白芍予自診之脉乏神九右關尺尤甚予用理中湯一服夜起大便秘乏乏力仆地扶起不能言足冷作嘔予曰旋即通身厥冷自下而上也急投附子理中藥方煎就而手已微冷服藥後厥回余曰若不再合一劑半夜必然又厥遂煎一劑半夜服之後用附子理中兼進入味地黃而愈○一鄭姓患痢醫用清消及也霜大黃等藥十餘劑府不止食減作嘔多汗惟飲酒則精神暫爽後重亦減踰時如故自云我自覺有兩個肚大便秘時不及脫衣得解則暫寬虛坐則拘迫不堪小便必與大便同解予診之脉略急亦不甚空但浮大短數用六君理中補中

等劑以助胃安穀。逆挽下陷之氣。數服後。病者問向有兩個肚。今只是一個肚。何也。予曰。向者陽氣不能運行。今能運行故也。此症每服補中益氣湯。則所解愈多。隨時藥性已過。又復拘迫。解少。頻服皆然。汗多則用黃芪建中湯。汗頗收。泄漸止。食稍加。兼進參苓白朮散。全膈腎氣湯。入味地黃丸。四神丸。小便雖可。另解然必以熱湯浴外腎。否則外腎冷而不能出矣。腹中亦各冷。令續進前藥。漸止飲食。如常。然大便日夜有十餘次。再以補中益氣加附桂及四神入。味太。調理四十日而全瘳。

虛實寒熱錯雜症

痢疾之初。失表失清。失下。久而元氣虛弱。邪氣不衰。遂成虛實寒熱錯雜之候。又有不因失治。只因虛弱感邪。而然者。喻嘉言曰。實者邪氣之實也。虛者正氣之虛也。實七虛三。攻邪爲先。七虛三實。扶正爲本。此定例也。故此症有先

清後補一法。有先補後清一法。有攻補兼施。寒熱互用一法。要識先後緩急。賓主輕重。權察病機。轉關中節。方是好手。嘗見此症有重元氣者。則曰宜清補兼虛。不敢概行清涼。循其法以治之。得愈有重病氣者。則曰但當清涼攻就。循其法以治之。亦愈。所以然者。此人元氣雖弱。尙能勝任藥力。病去之後。稍加調理。元氣漸服。若虛多實少。必不勝任藥力而敗矣。

附案

○一婦年五十。患痛月餘。補之則滯。瀉而大便秘難。

投參朮。滯瀉則潤燥通幽。或升其陽。或瀉其陰。或間清涼調治。四十日始痊。然用補藥十之七。清利藥十之二。三究竟以虛為主也。○一鄧姓少年。下痢不食。右脉浮數而弱。左手細弱。糞糊或走動。或便後用力。左脉不至。

片時方顯投蘇補之劑。如焦朮枳寔參苓歸芍俱不效。絕粒五六日欲探之以涼。又因左脈模糊持疑未敢。忽見舌生黃胎。始信虛中挾寔遂于原藥中加川連三分。胸膈頓寬。食粥一碗。自後改用清補之劑。如參朮歸芍木香苓連之屬。而痊。可知脈細弱者虛也。浮數者炎炎上也。至于糝糊乃本脈如此。病愈方知。○一涂姓年十有五歲。將利腹痛頭痛且重。表散得汗。頭痛止。下白痢。倦臥小便短赤。脈沉急無神。自荆多寒而小便短赤。屬熱脈。無神為虛。倦臥為虛。而脈急為熱。此虛寒熱錯雜症也。與乾薑甘草湯加木香赤苓白芍。凡順氣疏滯。俱佐人參。尚未愈。一醫進附子理中湯。下咽即煩渴脹滿。此誤作全虛全寒症也。因勸錄之後。暫入苓芍于疏利藥中。一二劑後少佐焦朮。秘寒難解。遂去朮用人參。滯濁既去。進升補而愈。○一吳姓患時痢左脈弦空右脈弱。食減夜多汗。醫進歸脾湯。胸膈膨脹。此濁氣上乘。芡朮固閉之故也。脈變左關弱急右尺滑天。小便短少。此明係火邪以苓為等清之。百順丸微利之。攻清之後。轉用調補。于因急事往邑。委門人黃若海代治。曰此症虛中有寔。寔中有虛。可暫與調和氣血。俟見虛症虛脈。即當以補為主。黃生調治旬餘。未能全安。眾怒補住邪。

氣黃生日豈不知川大黃然言服之不能通服補而所
解愈多且腹痛喜按奈何敢攻伐連川建中湯入味
地黃浸而漸愈但左關弦急人脈總不能和以戊己丸
作湯一劑而始和○痢有虛而胃虛者攻之則胃氣
傷補之則大腸壅此候當用藥大約清利大湯老
中不可不將應胃氣又上熱下寒者胸膈作熱口渴
喜冷心以下畏寒喜熱一涂姓痢疾如此醫用清腸
熱之藥上部煩熱稍止下部冷痛益甚予用溫補而愈
或曰當先宜進連理湯

劉河間曰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大誤水火陰陽寒熱者猶
權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豈有寒熱俱甚于腸胃
而同為痢乎愚按陰陽有對待必有流行有流行必有錯
雜至于千之萬之莫可測度者皆錯雜故也若水自水而
火自火寒自寒而熱自熱則陰陽之道有何難識哉考之

仲景傷寒。不乏寒熱錯雜之論。更多寒熱錯雜之方。傷寒如是痢疾。何獨有殊乎。

或問痢疾既投溫補。則屬虛寒矣。然未路復投清涼數劑。始收全功。何也。曰。此先補後清法。卽丹溪先補後攻之意也。原夫始病之時。微兼暑熱。而形色脉症皆虛。不敢先清。後補。補後元氣既回。微顯燥熱之象。改用清涼。餘邪悉去。而愈耳。

虛實寒熱不甚症

虛實寒熱不甚者。元氣雖不克足。而未至于大虛。積滯雖非全無。而未至于大實。挾寒尙非大寒。挾熱尙非大熱。此

病之輕者也。輕病當用輕藥。誤投溫補。則變成實熱。誤投攻瀉。則變成虛寒。由輕而重。由重而死矣。

治法十三則

和血調氣

河間云。和血則便紅。自己調氣。則後重自除。此二語舉世奉爲不易之經。然河間所云和血者。不過紅花歸芍以養血。涼血而已。所云調氣者。不過木香檳榔以順氣。破氣而已。而予則更有進焉。血虛者則補。而和之。血瘀者則行。而和之。血熱者則涼。而和之。血寒者則溫。而和之。血脫者則固。而和之。斯盡和血之義也。氣虛者則補。而調之。氣實者

則破而調之氣陷者則升而調之氣上者則降而調之氣熱者則寒而調之氣寒者則溫而調之斯盡調氣之義也。不知此義烏足以言和血烏足以言調氣。

發散

問曰經言賊風虛邪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入六腑則身熱不時上爲喘呼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然則腸澼由內不由外經義昭昭矣奈何以發散治痢疾乎曰內經分別臟腑受邪爲病。特大概言之其實人身臟腑相連表裏交通內邪以爲外之格外邪以爲內之合。非若風馬牛之

不相及者也。痢疾因感暑熱之氣。或舊有寒熱。羣脈之積。不感賊風虛邪。則腠理疏通。陽氣發越。不成病也。一有所感。而痢斯成矣。蓋肝膽者。屬風木位東方。主疏暢條達。行春令者也。風寒外鬱。不得遂其生發之性。遂挾腸胃留貯之邪。激怒下行爲川。此時若不撤去。在外之表邪。惟攻在內之熱積。表邪勢必內陷。與裏邪混做一團。此時欲行發表之法。殆難爲力矣。故成無已曰。脈浮而數。浮則傷氣。數則傷血。及下之後。浮去而數不解者。則胃氣間熱。去營血間熱。在熱氣合併。迫血下行。必便膿血者是也。凡痢初起。若見頭痛身痠。惡寒發熱。脈弦浮數者。宜先治其外。後

治其內。邪重者。人參敗毒散。邪輕者。小柴胡湯。加羌防之。
屬此爲涼散法。屬熱者宜之。桂枝湯加發散等藥爲溫散。
法屬寒者宜之。若惡寒脈沉遲者。理中湯症也。甚加附子。
慎勿散之。縱有外邪。當從五積散加減。凡散藥皆能上升。
倘無表邪而誤用之。及應用而過度者。能使濁氣上壅。變
爲脹滿嘔逆。故發散方中。宜兼枳殼厚朴。防上壅也。
張石頑曰。血痢初起。腹痛迸迫。或脈數大。身有微熱者。先
與小建中湯和之。

按血痢初起。脈又數大。何敢輕用小建中。蓋因身有微
熱。知外有微邪。脈雖數大。必係重按無力故也。

又曰身熱不除者桂枝湯藥與患以和之此治餘邪未散者也

附案○從兄鍾程公秋間患痢畏寒身有微熱以人參敗毒散一劑而止十之六七改用東萊散劑而全愈○幼男學敏患痢遂迫無度傷其重藥良藥投數毒散得微汗漸愈十之七八再和其裏一日全瘳不遺二劑耳

攻下

馮氏錦囊曰痢疾初起人壯積盛之時清之下之病受其藥無損于人也若因循日久元氣已虛積氣已盛便成危候然必年壯氣實恣啖酒肉熱毒之物解下膿血稠粘脉見滑實有力者方可下之非裏急後重欲解不解便為可

下之症也。古法初痢膿血稠粘熱甚，日夜無度者，用大黃一兩，對好酒浸半日，煮一盞半，去粗分二次服之，以利爲度。張石頑改用大黃酒蒸爲丸，赤多用溫酒下，百丸白多用淡薑湯下，七十九改湯爲丸，其法甚佳。然總不及張景岳之百順丸，以中佐皂莢開關最捷也。喻嘉言云：痢疾宜煎不宜丸，予謂湯之峻不如丸之緩，或多用或少用，以對症湯藥煎送之，萬舉萬全之法也。若大承氣湯未免過峻，攝可久，謂痢疾之當下者，但取刮磨疏通，切禁大下，誠哉是言也。更有不可下者，如年高者不可下，產後不可下，病後復病痢者不可下，瀉後痢者不可下，痢以胃氣爲主食。

少胃痢者不可下。血色清淡者不可下。脉洪大無力者不可下。痢十三日再經也。結糞不出者。胃氣告匱。勿輕下之。宜培營正氣。

保命集云。膿血相雜而脉洪大。慎勿以大黃下之。下之必死。謂其氣下竭而陽無所附也。○丹溪治葉先生滯下。正合承氣症。但氣口脉虛。形雖實而面黃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傷。寧忍二三日辛苦。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芍藥等補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二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寧免後患乎。○按古人治痢疾當下者。悉以承氣湯緩下之。故當慎重。若用丸散。

以刮磨疏通無用此慎重也

趙氏云下熱痢用大黃下寒痢用巴豆內經通因通用
有兩條有酒蒸大黃有蠟丸巴豆分晰甚明

附案○一劉姓體肥寒患痢醫用清熱導滯改服六君
診脈變小弱改用補中益氣湯又苦大便秘不順醫局
氏奇方參論于清消之中少佐參朮久用不效于再診
之。色脫神昏脈時不至小便全無四肢厥逆一醫進附
子理中湯服回脈出逾時復厥脈又不至用金匱腎氣
湯以補下元通小便不效一醫重用地黃黃蘗附子
滿而死詳是人體肥多痰虛寒而挾痰滯攻補兩難于
診時其脈沉實少加大黃脈變小弱虛寒可知改用補
中益氣湯大便秘不順氣滯食積可知此時倘用滋藥
致繼以溫中調氣未必至于厥逆無脈而不可救也
在旦夕更醫而醫家拘守葺氏之方清消行補四法
用麻黃出入總不外此以至敗事也記此一
案以為用藥不寒不熱不攻不補誤人之鑑

表裏兩解

病挾外感。先解其表。後和其裏。此常法也。然遇表裏兩急之症。如外則發熱頭痛身痛。內則大便秘澀。頻迫解度。當做傷寒通瀉病之法。合內外而兩解之。一服可收全效。

附錄。

一黃姓患痢。其症如前。一醫投防風通聖散一劑。而遂值此湯治痢。宜去石膏芒硝。加射症之藥。

清熱導滯

痢屬虛寒者。宜溫之補之。有表邪者。宜汗之。裏症急者。宜下之。若不虛不寒。又無表裏二症。止宜清熱導滯和解之。大約以黃芩芍藥湯為主。而隨症加減。欲微利之。加製大

蓋欲通小便加滑石欲微補之少佐參朮此等熱帶痢疾
薛氏方亦可加減用之但芩連當用酒炒不可生用劉河
間曰痢疾以苦寒藥治之微加辛熱佐之戴原禮曰下血
不可純用寒涼藥于寒涼藥中用辛溫之味如酒浸蒸炒
芩連大黃之類二公偏主溫熱者也其制方藥如此可知
痢症難屬實熱萬無純用寒涼之理

清熱導滯治痢家一法門也曷可廢諸奈庸醫不能分辨
虛實寒熱發散彼所不知攻下亦所未敢溫補聞之失色
惟取清熱導滯以爲穩當病者信之加減出入總不離乎
芩連檳朴木香地榆之屬至于陽氣受傷變成乾嘔暴目

皆然矣。

痢症初起。內有食滯鬱熱者。清熱導滯。調氣涼血等藥。不得不用。然止可消導六七分。便當顧慮陽氣及脾胃之虛。而漸溫補之。轉換之妙。要在不失不後。方稱老手。然與其轉換失于遲。寧失于速。蓋補之不可再行。清導不甚敗事。若清導過度。陽氣漸減。忽變厥逆。而不可挽矣。

溫補

問曰。病之虛者。補之。參朮歸地之屬。病之寒者。溫之。桂枝黃附之屬。若未痢疾之窘迫。後重。雖閉有明徵矣。惟有順氣破滯。斯爲正治。反以補藥重其壅閉乎。曰。實能壅閉。虛

亦能壅閉。何也。凡藥力必藉胃氣運行。積聚青朴。胃氣強者。可投。若胃氣虛者。大傷中和之氣。而壅閉益甚。惟用人參。白朮。稍佐和氣之藥。以補之。升之。胃氣強。則氣行有度。而壅閉自開。此內經塞因塞用之法也。曰。古人皆言痢屬濕熱。觀其注下膿血。明是濕熱之象矣。敢用辛熱。以助其濕熱乎。曰。血熱因妄行矣。不聞血冷則凝乎。夫血陰類也。其源陳六腑。灌溉百骸。必藉陽和以運行之。今者寒傷臟腑。血冷而凝。點滴注下。其色清淡晦黯。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言陰盛之極。敢與陽爭。而血見玄黃也。此時若用芩連涼血。則週身之血痺而不行。旋變厥逆而死。惟藉溫

桂辛熱之力驅濁陰而助陽和以復其澆陳灌漑之舊則血自歸經而不下注矣此內經寒者熱之之法乃正治而淋者以爲反治也

痢脉沉少緩弱不論新久急補之攻伐過度者急補之已經清之導之痢猶未已察脉症量補之大虛有微邪者補之而後清之微虛而邪盛者清之而後補之今人動云補住熱毒恐成休息痢不知症屬虛寒不補則死欲求休息候治豈可得乎凡痢屬虛寒或過服涼藥非溫則陽氣不行鬱滯不開屢見疏之利之而所下甚少溫之補之而所下反多乃陽氣運行故也

痢疾人謂溫難于補。子獨謂補難于溫。以痢名滯下。溫藥
疏通。補藥壅塞。故也。如補脾必用白朮。而朮性閉氣。能阻
截中焦。必欲用之。宜冬朮漂去油。炒極焦。庶壅性少減。得
于潛產者尤佳。○繆仲淳云。二朮皆能閉氣。故凡當用蒼
朮。必取茅山產者。漂淨炒燥用之。○症因脈治云。只宜補
不宜溫。全不知二朮之性者也。誤服寒涼。陽氣不通。腸胃
冷結。或不解自出。有意解之。反不出。審病者元氣將敗。不
可輕投溫熱對症藥。口今人參價高。貧人力乏。難用。既無
大力者以主持之。惟恃薑附辛熱之性。以驅逐濁陰。恐藥
入口冷結。陡開幾希元氣。旋從大瀉而脫絕。謗莫可辨矣。

附案○一少年患痢。多服寒涼。脈沉細而遲。飭服附子。乃曰。既然諸藥不效。可將孔某藥單試之。藥入洞洩而亡。一人附掌曰。教爾勿服。爾又服之。果敗事矣。○一婦病痢。用治痢通套藥。至七八日。解下色黃。赤白相雜。勸渠急投理中湯。不聽。復請專治痢疾者。進黃連數日。不痊。復商于予。診得六脈模糊。不應。指日即逝矣。踰時而死。

升補

痢久氣多下陷。盡努力過度。愈趨愈下。自然之勢也。法宜升補。以補中益氣湯為主。將下焦逆聚之氣。舉而升之。則後重除而所解順矣。然用不合宜。能使濁氣上乘。作脹作嘔。又肺與大腸表裏。肺氣壅則大腸亦壅。而後重愈增矣。大抵久病宜升補。清降之後。而後重不除。且益甚者。宜升

補若初病。未經清導。不可驟用也。有服補中益氣湯。而腹
內熱煩者。乃微火未清故也。加芍藥。苓連之屬。凡用此湯。
有宜一劑者。宜二劑者。有宜頻服者。貴在合宜耳。若元氣
下陷。而陰虛有火。不利者。尤者。張景岳升陰益氣湯。亦可
酌用。○下部虛極。尺脉無根者。不宜升補。

初中末

初中末三法。不可不講。然亦不可拘。何謂不可不講。初病
氣未虛。中病氣稍虛。久病氣大虛。故初病可散。可攻。中病
攻補兼施。末病以補元氣為主。此其常也。何謂不可拘。老
弱氣虛。初起不勝攻。勉強壯氣。實久病。尚宜微攻。河間云。

痢初元氣未虛。必推蕩之。積久氣虛。則不可下。假而初起。元氣便虛。亦當推蕩乎。積久氣不甚虛。內挾熱滯。寧畏微利乎。丹溪云。痢初得之。必用調胃承氣。及大小承氣。按必字下得不穩。必者一定之法也。人有老少強弱虛實之不同。而可一定之法。該之乎。至若毒可久痢疾方。謂初起用生芩連生芍藥。佐以青枳檳朴地榆紅花之屬。遲則難效。然予治初痢。用乾薑甘草湯。建中湯而愈者甚多。何水炭耶。又云。十餘日加參朮少許。不知症屬虛寒。十日已死。何能待十餘日。此皆拘執不通之論。明者自知。不待辨也。喻嘉言曰。首用辛涼以解其表。次用苦寒以清其裏。此亦當。

看脉。如有表邪裏熱。方可解表清裏。亦非可爲一定之法也。大凡治病。惟有仲景隨症治之一語。爲盡善盡美。遵而行之。萬全無弊矣。

固瀉

瀉滯者。消利之。滑脫者。固瀉之。一定之法也。古人垂戒。固瀉者。恐收瀉太早。熱積未除。致成久疾。與休息痢。非謂滑脫之症。不可固瀉也。倘遇衰老病後之人。初時便見滑脫者。卽宜補中益氣湯。理中湯。調固瀉丸散。以收固之。不但久痢滑脫宜然也。否則目前卽死。何暇慮後患乎。卽日後患亦必入存。方有病治耳。

暫寬法

痢症進迫難支。察其脉症。又屬氣血兩虛。脾腎衰弱。止緣氣逆津枯。是以難解。投參朮歸石補藥。進迫益加。純用養血調氣。又無速效。用大黃則寒中。用巴豆則傷液。病者惟冀一次稍順。便可暫寬半日。爲之奈何。予嘗以生赤首烏爲君。當歸郁李仁火麻仁爲佐。枳實爲使。服下一時即利。利後補之。再秘再服。一二劑後。補藥奏功。而大便秘爽。方截後。

草藥丸散

鄉間小民。每用草藥治痢。有服之死者。有服之愈者。有服

之乍愈而旋劇。或成休息纏綿不已。卒歸于死者。緣野草之性。非大冷大寒。卽係大熱瀉虛寒者。服之卽死。熱甚者。服之有效。其乍愈終死者。乃強行壅塞故也。又有自稱家傳異授。修合丸散。施與與人者。其中定有苓連巴黃。兼以草藥。卽無巴黃草藥。安能以一定之藥。通治人人之病乎。偶爾奏效。視爲珍寶。再與他人。便傷生命。猶不自悔。又與他人貽害無窮矣。

痢症輕重不專看穢濁多寡

痢之癰劇。要看病者之精神氣力。飲食脈息。不專在所下之多少。假如久服寒涼。腸胃中陽氣衰微。穢積凝結。得

溫辛熱之藥。陽氣通行。穢濁始下。故所解愈多。脉者驚怖
失色。歸咎于藥。不知精神已爽。飲食已增。必愈之兆也。又
如積熱未去。補塞太早。所下漸少。味者歸功于藥。不知所
下雖少。而身不安寧。食不加多。反致纏綿不愈。予見病痢
之家。他無所知。惟一眼覷定紅白。紅白未止。則曰藥不效。
紅白減。則曰效。甚有醫士亦如此者。今附二案于後。一者
紅白愈多。斷其不愈。而竟愈。一者紅白全止。斷其必死。而
竟死。以驗痢之生死。不專在紅白之多少也。

附案○

予治一楊姓。患痢十餘日。多服清利消克。醫雖
云扶元氣。不過謹遵薛氏之法。少加白朮二三
分而已。形瘦食減。藥過身疼。痛下者紅多白少。後重拘
急。予診之。六脉甚空。遂與補中理中。建中。七味。八味之

屬紅白益多。然身痛全愈。飲食益增。精神日旺。夢寐日安。而病者。總是一服。曉定紅白。藥已中病。又更他醫。予曰。既有元氣。強脾胃健。而病不止之理乎。後如子言。調理。劑全愈。○一王姓患痢。三日不食。食即嘔。頻迫無度。紅白相兼。而色淺淡。同澹糞而出。掌心足心熱。口渴喜熱。小腹痛。小便長。右寸關脈浮太。而空。左寸弱甚。左關又浮太無力。一息五至。與連理湯。伊父曰。豈有病疾。敢用人參。乾薑乎。另也。清利。予曰。病已大危。予亦必俟嘔止。能食方敢任之。若投清利。三日之內。必變厥逆不治。越日果厥逆。復問于予。予曰。有言在前。不可救治。強而後往診之。脈沉細。欲絕。辭不治。又強開方。勉用附子理中。夜得安臥。所下亦稀。勝亦回。脈亦稍變浮大。有和緩之意。但無神力耳。令仍服原湯。因見扶起大便。戴眼。項強。肢體勁硬。予曰。不必服藥。已敗矣。遂請他醫調治。紅白頓止。能行走。舉家慶再生。前笑予之辭不治也。予問人口。何謂病痊。曰。紅白已無。亦不頻解矣。予曰。能食否。曰。不能食耳。予曰。果能痊。痢未愈。必先填食。豈有病既止。而食不進者乎。是花果死。

誤治變症

誤用發散。在實症。則氣滯上壅。爲脹嘔不食。以槓朴枳橘。降之。有火者。兼香連丸。若症屬虛寒。脉沉遲惡寒。而誤發散之。則陽脫而危矣。誤投清利。或清利過度。則食減吐衄。肢冷厥逆者。其常也。屢服苓連。虛陽外迫。反發熱發斑。除中驟食者。其變也。頻用大黃。開腸洞洩。發呃吐衄者。其常也。大黃下咽。反服閉不通。陰氣上逆。而爲中滿鼓脹水腫者。其變也。吐衄者。椒梅理中湯。寒熱黃湯。或理中少佐黃連。或烏梅丸以安之。發熱發斑者。速用溫補。以收拾虛陽。八味建中湯。參附湯。附子理中湯。開腸洞洩者。理中調赤石脂禹餘糧末。發呃者。理中合丁香柿蒂散。中滿鼓脹水

腫者。急用附子理中湯。散其濁陰。以上諸法。只救十中之一二。若厥逆脈細。十難救一。發斑發強。忽然能食。名除中者。萬無治法也。至于誤用溫補。立見燥煩口渴。脹滿便閉。一劑已知。誰肯再劑。改用清利。依然平安。同一誤治。有可挽。不可挽之分矣。

痢疾論卷之三

後學楊大任占儀恭闕

蔡水孔毓禮以立著耕

同邑陳元節菴全校

諸證二十八

噤口

華經云。則不納食。或藥入。口隨卽吐出。俗名噤口。多因

邪留胃氣。伏而不宣。脾氣滯而不布。故嘔逆而食不得入。

也。○有陽氣不足。胃中積食未消。則噫而食不得下者。

張石頑主枳實理中加砂仁廣

皮木香豆蔻山查延壽

有肝乘脾胃。發嘔飲食不入。縱

入亦反出者

石頑戊己丸加木香肉桂

有水飲所停氣急而嘔穀不得

入者

石頑曰水飲停聚心下悸動不安五苓散加薑朮

有火炎熾內格嘔逆而不

得入者

石頑主黃連解毒法黃柏加枳殼木香

有胃氣虛冷食入反出者

石頑

論治

有胃中邪熱不入食者

石頑曰胃虛挾熱而有脾胃

虛弱不欲食者

石頑論治在後

有穢積在下惡氣薰蒸而嘔逆食

不得入者

石頑主大黃黃連瀉心湯加木香

脾胃不弱頭痛心煩手足溫

熱未多服涼藥者此乃莖氣上冲心肺所以嘔而不食

石頑

主甘草瀉心湯去大棗易山土黃此症味口有熱不可用溫藥

按張石頑遵正治準繩而代爲之擬治法而歸重于胃氣

虛冷脾胃虛弱兩條曰丹決用人參黃連呬法但石連子

眞者絕少。乃粵中草實僞亮大苦大寒。予嘗以藕汁煮熟。稍加砂糖頻服。兼進多年陳米稀糜。調其胃氣必效。卽石連子之意也。古治噤口痢。多有川黃連者。苦而且降。不能開提。非胃虛所宜。大抵初痢噤口。爲熱瘀在胃口。故宜苦燥。若久痢口噤不食。此胃氣告匱。非比初痢噤口。尙有濁氣可破積沫可驅。惟大劑參朮佐以茯苓。炙甘草。薑木。煨干葛之屬。大補胃氣。兼行津液。乃可耳。但得胃氣一轉。飲食稍進。便宜獨參湯。畧加陳皮。或製香附。緩緩調補。兼疏滯氣。方爲合劑。如茯苓之淡滲。木香之耗氣。干葛之行津。皆當屏除也。

朱丹溪用人參黃連粳米薑汁煎湯細細呷之神效如吐
再作服之但得一呷下咽便開按此主治濕熱在胃者也
楊仁齋用參苓白朮散加石薑蒲以道地粳米飲乘熱調
下或用人參茯苓石蓮子肉入些薑蒲與之按此主治胃
虛者也戴復菴用治中湯加木香半錢或砂仁一錢此主
治胃寒而氣逆者也準繩云在下則纏綿在上則嘔食當
認其與則溫之熱則清之虛則補之

按痢疾不食當初病時右脉渾渾浮大或浮弦胸膈痞滿
及濁氣上壅也宜降逆氣枳朴陳皮檳榔之屬有火兼連
香有食加查麵有表症者合香蘇散及對症發散藥

脈洪大急滑者火也。清降之。芩連枳朴之屬。有痰加半夏。生薑汁。脈滑嘔者痰也。二陳湯加薑汁。虛加參朮。寒加乾薑。熱加芩連。右脈浮弱沉細。或緩胃虛也。異功散加木香。少佐石菖蒲。若脈遲者胃寒也。理中湯加陳皮。虛而氣逆者木香異功散。脈沉滑。或右關滯濇。噫不能食者。有宿食也。香砂枳實麴蘖。或大健脾丸。胃虛挾熱不食者。其脈稍急而無力。橘皮竹茹湯。冷熱不調者。連理湯。凡邪在胸膈。必然痞滿。虛亦痞滿。然總不若實滿之甚也。

周慎齋曰。下痢以胃氣爲本。胃失生長。故惡物而不欲食。無分何物。與之遂獲愈者。胃氣勝故也。○有患痢晝夜不

及數度反發熱。心下痞悶不能食而嘔。其有晝夜不止百
度反脉靜身涼而能食何也。曰痢之邪客于下焦。由橫連
竟傳大腸。原無反熱之理。以中焦無病。雖下痢無度不碍
飲食。惟邪發于中焦。由橫連入胃。以胃受病。自不欲食也。

發熱二

經云下痢發熱死。此言滯下症也。仲景云下利手足不逆
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言傷寒三陰寒症也。寒症嫌于無陽。
發熱者真陽未漓。故曰不死。滯下發熱嫌于陽亢。陰亡元
氣無主。一任邪氣之充斥。必致內外交困。故曰死也。丹溪
曰經言身熱則死。寒則生。亦大概言之。必以兼症詳之。豈

無身熱生而身寒死者。

按痢初起發熱多屬外邪。其候頭痛身痛畏風寒。或熱或

熱寒相兼。撤其外邪其熱自退。

人多敗傷散。倉廣湯加減。小柴胡湯加味。桂枝湯。

或益元散。五積散。量。又有濕熱熏蒸發熱者。其狀蒸蒸發

虛。寔寒熱加減選用。又有濕熱熏蒸發熱者。其狀蒸蒸發

熱。亦能頭痛。但不甚畏風寒。或口渴或汗多。其脉滑數不

似外邪之浮數。眩暈清其內熱。則外熱自微。不足深慮也。

黃芩芍藥湯。芍藥湯。改定。最忌先無熱。或散之清之下之。

其熱已退。八九日忽又大熱。多係陰傷陽亢之候。為可慮

耳。然審知腸胃熱盛。更宜清下者。有之。復感外邪。更宜微

汗者。有之。又有陰虛痢疾。熱在午後。或夜盛。蓋輕其脉細

急熱甚者。亦顯滑數。以養陰清熱之藥調之。陽劑詳陰虛痢疾門更有過投苦寒。及伐虛陽外擾發熱者。其脉空大無根。急用溫補收斂陽氣。以上諸症未定。卽死。但對症投劑。而大熱終不退者。爲必死也。有外不甚熱。自覺煩熱難支。欲去衣臥地者。此陰陽離絕之候。宜八味地黃湯十全大補湯。然多不救。

發厥三

經言痢疾身熱則死。寒則生。究竟死於發熱者。十之二三。死於發厥者。十常八九。蓋痢疾古名滯下。陽氣不得宣通。而治痢之家。知瀉而不知補。知寒而不知溫。知降而不知

升陽氣愈增秘鬱不能分溫四體。甚至陽氣敗壞週身冰
冷。六脉沉細十難救一也。予於此症若見四末微清卽慎
寒涼。常見痢疾將厥必先手足微冷。始則時冷時溫。次則
冷多溫少。再則厥冷而不可治矣。故防厥逆者在將厥之
時。先進溫補。然雖用溫補。亦有時欲厥。但不至于通身逆
冷。汗注而成敗症。間有厥回而內有火者。不妨稍加清涼。
以平之。若厥未迴不敢輕用也。至于痢症初起原係熱滯。
未經疏散。清下或早投補瀉。以至臟腑壅遏經脉不通而
肢體逆冷。六脉糊塗者有之。其症必脹痛逆迫或寒熱舌
胎。此則宜投峻攻或表裏兩解等法。萬無有寒涼疊進六

脉沉細猶謂之熱厥猶謂之反兼勝已之化者也。然予於痢症發厥。每不敢投參附。以僥倖貪功。非不欲救人。于萬一但恐投劑不效。或徒增煩躁。反為若輩藉口。而熱厥之說人愈深信不疑耳。凡痢症脉浮大者。不變厥逆。沉小者。不拘遲數。易變厥逆。若四末微清而時熱。脉弦浮急者。乃外邪未散。非厥也。以輕劑散之。加減小柴胡湯。加味桂枝湯等。量寒熱選用。足微冷。其脉滑數有力。證顯逆迫。煩渴痞滿等候。四逆散。板朴大黃之屬。皆可隨症加入。若通身逆冷。脹滿逆迫。大柴胡湯。兼外邪。重者防風通聖散去石膏。寒涼誤投而厥冷無陽者。縱用參附十難救一。若更厥冷煩躁。陰陽兩敗矣。

附案。

○一涂姓痢下二三日。投枳朴。青皮。陳苓。枳木。香。

溫。連服溫劑。數日。方得手足全溫。痢進。迫。脈弦急。改用
苓。芍。而。利。精。止。又用補氣血藥。或清補相間。二旬而安。
痢。能。行。走。雖。人。事。了。了。能。行。走。俱。不。足。恃。一。涂。姓。早。間。發。
攻。下。而。脈。漸。回。○按。痢。疾。發。熱。當。溫。補。者。十。常。入。九。當。
攻。下。者。十。之。二。三。非。症。顯。逆。迫。痞。滿。煩。渴。等。候。脈。見。滑。
數。有。力。因。逆。散。中。何。敢。加。連。苓。枳。朴。大。黃。之。屬。且。不。但。
不。敢。下。即。疏。散。外。邪。必。脈。弦。浮。急。然。後。四。末。微。清。而。時。
熱。乃。為。表。症。方。可。解。表。表。之。一。字。尚。當。審。慎。漫。言。下。乎。
三。案。中。宜。溫。者。投。建。中。而。僅。得。時。冷。時。溫。連。服。溫。劑。數。
日。方。得。手。足。全。溫。於。此。悟。熱。厥。之。症。必。
如。何。姓。之。脹。痛。逆。迫。方。為。真。熱。厥。也。

腹痛四

張景岳曰。腹痛有實。有熱。有虛。有寒。因食積者。必多脹滿。
堅硬拒按。因火者。必多內熱等症。因寒者。經曰。痛者寒氣。

多也有寒故痛也。凡生冷過度及外投風寒皆能致痛。因
虛者。凡人元氣不足。雖無風而中氣不暖。亦寒症也。况瀉
痢不止。胃氣既傷。膏血切膚。安能不痛。但察不實不堅。或
可揉按。或喜暖熨。或饑不欲食。或胃脘作嘔。不見實熱等
證。悉屬虛寒。

準繩云。建中湯治痢。不分赤白。新久。但腹中大痛者。神效。
其脈急。或潛浮大。按之空虛。或舉按皆無力。是也。○石頑
曰。肉桂伐肝和脾。最捷。腹痛者。少加以和之。又云。下痢腹
痛。脈沉緊。無熱症者。先以薑桂之類溫之。後理積滯。上言腹痛
之屬乎準繩又云。下痢膿血稠粘。腹痛後重。身熱不除。脈
寒者。

洪燥者黃芩芍藥湯

上言腹痛之
屬乎熱者。

按痢疾腹中痛者以芍藥甘草爲主。熱加苓連。寒加薑桂。
痛在少腹者。更加吳萸。有積滯者。加厚朴。枳實。陳香。麩
之屬。胃虛挾滯者。大健脾丸。氣不調者。加木香。青陳。香附。
齒白之屬。血瘀者。加桃仁。玄胡。歸尾之屬。久痢血枯。加芎
歸。養之。辨症加減。無不奏效。○門人問曰。腹痛以喜按爲
虛。指按爲實。然否。曰。虛者。空虛。無物也。實者。食積。血蓄之
類也。痛無形。可按。却非喜按。虛挾寒邪逆氣。亦拒按。蓋
寒牙逆氣。亦實類也。可溫散。不可寒散。喜按喜覺者。虛寒
無疑。拒按者。又有有物無物。火逆寒逆之異。記甲子秋月。

倚蘭鄧兄下痢赤白左腹痛甚手不可近脉得沉緩弱小無裏急後重一痛即便便即紅白相兼竟用薑桂佐調氣藥及建中湯而痊。

丹溪云痢疾腹痛者肺金之氣鬱在大腸之間以苦梗發之然後用痢疾藥按肺氣果鬱于大腸之間氣虛下陷者法當補中益氣湯以升舉之表邪未散者發之升之苦梗一物何能升發乎又云痢後糟粕不實或食多或饑甚方食腹中作痛以白朮陳皮各半煎服和之自安又云過食而痛損食則愈。

石頑曰下痢日百度精神衰頹及不痛者難治此邪氣勝

正氣微不能鼓激也。○李時珍曰。血痢已通而痛不止者。乃陰虧氣鬱。藥加川芎。氣行血調。其痛立止。

少腹熱五

少腹熱有陰虛血虛。有火逆下焦。大抵痢久者。多陰血虛。新病多火逆。黃芩芍藥湯。陰血虛者。於陰虛痢疾門。揀方用之。

裏急後重六

痢疾古曰滯下。其氣逆結于下焦。故病此者。若有所出。至固又無所出。離固又若有所出。進迫墜重。苦難自支。緣秋令陽氣斂降。而夏月所受暑熱之邪。亦隨之下降。兼或生

冷積滯。阻抑陽氣。不得舒發運行。故如此耳。病者不知。謂有一大物在肛門間。但得解出。便無病矣。醫者不明。峻行攻下。不知大凡痢疾。未有不裏急後重者。若不裏急後重。但下些須赤白。則似痢非痢俱多。非真痢矣。夫無形之氣。陽也有形之物。陰也。以無形作有形。是病在陽而攻陰也。其可乎。凡裏急後重。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仲景謂熱痢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丹溪謂下痢赤白。裏急後重者。香蓮丸進退大承氣湯。此治實熱之裏急後重也。金匱方泄痢下重者。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至二升。去粗。以四逆散方寸七內藥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戴原禮曰。後重積與

氣鬱。墜。兼。升。兼。消。此。治。不。實。不。虛。不。熱。不。寒。之。裏。急。後。重。也。石。頑。曰。久。痢。後。重。用。三。奇。散。後。重。稍。減。改。補。中。益。氣。湯。禁。用。耗。氣。藥。此。治。虛。寒。之。裏。急。後。重。也。又。云。氣。行。血。和。積。少。各。虛。坐。努。責。乃。血。虛。也。倍。用。當。歸。佐。芍。藥。生。地。加。陳。皮。以。和。之。血。生。自。安。此。治。血。虛。之。裏。急。後。重。也。

按。裏。急。後。重。若。初。病。有。表。症。者。酌。量。輕。重。以。散。之。有。熱。滯。者。黃。芩。芍。藥。湯。合。和。血。調。氣。等。藥。或。芍。藥。湯。聶。氏。方。滯。而。無。熱。者。枳。朴。青。陳。木。香。查。葉。消。導。之。元。氣。實。而。挾。積。熱。者。攻。之。利。之。或。於。清。熱。導。滯。藥。中。加。大。黃。或。吞。百。順。丸。虛。寒。者。理。中。建。中。佐。調。氣。藥。寒。滯。者。乾。薑。甘。草。湯。加。消。積。調。氣。

藥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不大實。亦不大熱。而反重難解者。首烏湯。以暫開之。然後對症調治。血虛後重者。如丹溪法。但養血藥中。當佐順氣藥。

張景岳曰。裏急後重。熱痢。冷痢。虛痢。實痢。皆有之。未有痢不止。而後重能愈者也。但當以治痢為主。

戴云。大腸爲邪壓下之重。至固不減。大腸虛滑不收之重。至固隨減。以此辨之。百不失一也。李士材曰。邪迫而後重者。至固稍減。未幾復甚。虛滑而後重者。固後不減。以得解愈虛故也。按上二說相反。要之痢屬鬱滯之病。總以得解爲暫寬。欲辨虛實寒熱者。當以脉症爲據也。

膿血稠粘七

下痢色清淡者爲虛寒。濃厚者爲實熱。古法膿血稠粘。腹痛後重。身熱久不愈。脈洪疾者。黃芩芍藥湯。膿血稠粘。裏急後重。日夜無度。一味大黃丸。然石頑曰。膿血稠粘。勢不可遏者。黃芩芍藥。玄胡木香。腹痛少加肉桂以和之。按亦不恣用苦寒也。大抵又當察之以脈。

晝輕夜重八

痢每甚於夜者何也。曰。晝輕夜重。凡病多如此。不獨痢也。岐伯曰。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且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

邪氣獨居於身。故甚其有相反者。是臟獨主其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所勝時者起也。按痢乃鬱滯之疾。陽氣運行則愈。衛氣日行於陽。且人於日中動多靜少。陽氣易於運行。故晝輕。夜則行於陰。人又靜多動少。陽氣不得宣通。故夜重也。若夫陰虛有火。亦夜多頻迫。然必顯有夜熱不寐。脈急等象。方是真正陰虛痢疾。

疫痢九

疫痢乃時行不正之氣。春感爲瘟。秋則成痢。其症大都先發寒熱。或先見泄瀉。繼而裏急後重。利下赤白。一家長幼相似。甚至沿門闔境。戴原禮曰。時行疫痢。當明運氣之勝。

損以治之。故陽子建謂太歲中其春夏之內多寒肅之化。陽光少見。寒熱二氣交乎。忽于夏月多寒化。寒邪犯心。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痢下赤白。是二說也。予嘗疑之。夫氣化之偏。萬民均受。何以疫痢之發。一方病百人。一方不病一人。耶。詳吳又可瘟疫論云。天地之氣。不能有正而無邪。風寒暑濕燥入六氣者。生化之正氣也。疫氣乃異氣也。不在六氣正化之中。愚謂正氣本乎天。百里而一轍。異氣從乎地。十里有不同。疫痢之一方獨盛者。疫氣獨盛於一方故也。又或是歲多暵赫之化。炎暑大行人受暑熱之氣。兼之因熱貪冷。秋令陽氣收斂。斂痢斯成矣。此則天氣居半。

疫癘總論
治疫為主
吳又可先
生三消飲
是最妙之
方也于中
再着加清
暑消食之
藥可耳

卷之三

三

人事居半至其先後續發有似互相傳染而究其受病之
原實與疫癘迥殊也治疫癘法古用倉廩湯繆仲淳謂疫
癘屬濕熱厲氣當清熱解毒表散為急思確黃檗枳下行
破氣其說已偏於一隅而楊子建立萬全護命三方為治
疫癘定法不辨人體之強弱脈息之虛實擅用麻黃北桂
牽牛訶子硫黃實乃殺人之事矣乾隆辛酉癸亥二年木
邑疫癘盛行見表症者十之六七仲淳所謂發斑發疹子
建所謂狂言狂走者百不見一大都先發寒熱或泄瀉後
變紅白至其治法表散者多苦寒愈者十之二三溫補愈
者十之六七乃知治疫癘法與正痢同不必另立門戶也

○客問曰。今歲痢疾何以若是之多。謂是天氣使然。何以一方獨盛。謂是地氣使然。何以不病於春冬而獨病於夏。秋謂是人事使然。未必今歲之民獨肆口腹也。然則所以痢多者。天時耶。地氣耶。人事耶。曰。春溫夏熱。秋痢冬寒。四時之病也。而四時皆有一種異氣。異氣者。卽疫氣也。當其時則氣盛。非其時則氣衰。所以夏秋患痢獨多也。疫氣至卑。近天主之地。更主之如山嵐瘴氣之屬。在一方則甚一方。况夫以病染病。其病益多。所以一方獨盛也。然當疫痢潛消之日。雖不慎寒暑。不節飲食。未必病痢。若當疫痢盛行之時。少或不謹。病斯侵矣。雖曰時疫。實又未嘗不關人。

事也。疫痢之由。合天地人而共言之。無疑義矣。

暑痢十

韋繩云。暑氣成痢者。其人自汗發熱。面垢嘔逆。渴欲引飲。腹內攻刺。小便不通。痢血頻進。宜香薷飲。加黃連一錢。佐以五苓散。益元散。白湯調服。不已。用蜜調服。感暑成痢。疼甚。食不進。六和湯。藿香正氣散。各半貼。名木香交加散。世俗治夏月暑痢。用黃連香薷飲。加甘草芍藥生薑。神效者。蓋夏月之痢。多屬於暑也。潔古治處暑後。秋冬間下痢。用厚朴丸者。蓋秋痢多屬於寒積。經所謂必先歲氣。無伐天和者也。

陰虛痢十一

其人真陰素虛。因血液下耗。真陰益虛。或誤投辛香燥熱。真陰受劫。其症夜熱不寐。口渴下痢。其色鮮紅。其形稠粘。左脉弦細而急。尺部尤甚。宜生地黃。阿膠。丹皮。滋陰涼血等藥。有火者。濟以黃連。知母。慎勿與香燥如白朮。木香。厚朴。吳萸。肉桂之屬。大凡痢久津竭。真陰未有不虛。所謂痢多亡陰也。但陰陽兩虛者多。此則獨見陰虛。陰不足則陽湊之。故成陰虛。有火之候。○石頑曰。陰虛痢。切戒攻積之藥。凡見痢下五色。膿血稠粘。滑洩無度。發熱煩渴。臍下急痛。夜則惡食。或下鮮血者。便屬陰虛。急宜瀉熱存陰。如駐

車。太阿膠。太歸連。太阿膠。梅連。太千金黃連。太黃連。阿膠湯。白頭加甘草阿膠湯。選用。

痢下赤白。因過投薑桂。血熱而變成純紅。宜阿膠。生芍。芩連。紅花生地。當歸。地榆。白頭翁。涼血養陰之藥。氣虛加人參。甚加黃芪。切禁白朮。木香。其血自淡。又轉為紅白相兼等色。

附案○一鄧姓少年。病十餘日。夜則潮熱。口渴不寐。氣促黃連。知母。及六味地黃。加阿膠。白芍。大便不順。加生何首烏。神不安。加生仁黃連。調理旬餘。而痊。是症氣促神倦。服前藥稍愈。因食減少。酌加參朮。益見體倦無力。不能起坐。予曰。誤投白朮故也。誤投而潮熱增。潮熱則頭重。故不能起坐耳。除去白朮。仍服前藥。而起坐如故。○一婦中年血漏淋瀝不止。屬血虛有火。因倦怠食減。

誤進參朮。倦怠益甚。改用四物湯。加阿膠。芩柏。而氣力益增。精神益爽。良山藥燥。血漏多。元氣下洩。故也。涼血養陰。則血止氣增。此症不同。而理同。因類記之。

瘡後痢痢後瘡 十二

趙葵養曰。有瘡後痢者。亦有痢後瘡者。夫既爲瘡後。發洩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爲痢疾。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既爲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發熱。故寒熱交戰。似瘡非瘡也。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湯。加溫補藥。其病自愈。○按瘡後痢。亦有瘡邪未盡。而復成痢者。未必似痢非痢也。痢後瘡。亦有投劑合宜。經絡疏通。邪達於表。而痢止瘡發。

者未必似瘧非瘧也。皆當察寒熱虛實而清補升散也。

瘧痢交發十三

風寒之傷於人。邪在表也。邪在表故病瘧。飲食之傷於人。邪在裏也。邪在裏故病痢。若表裏兩傷則瘧痢交發。瘧痢齊發瘧止而痢甚。是脾胃之氣虛陷所致。並宜先與黃芪建中湯加木香厚朴之類。次與補中益氣湯加薑桂。若服後痢減瘧作。此陽氣得補而與陰爭也。再與補中益氣湯少加桂附助陽祛陰則愈。按此乃石頑準醫貴之治驗也。然瘧痢交作脈得弦急表裏燥熱口渴後重寧可以前法治之乎。是又當用小柴胡湯加減矣。表症多者於本

方加羌防枳朴之屬裏症甚者于本方加枳柳芍藥香連
之屬或以一方送香連丸百順丸合內外而分解之乃爲
活法也諸名家治瘧痢交發皆以瘧爲先表解則裏自和
瘧甚而痢自止若先治痢疾肆用苦寒攻伐則瘧邪內陷
與痢邪合併爲害非輕矣但裏症急甚勢已下趨必欲強
行逆挽之法俾痢疾在裏之邪併于瘧疾而散于陽分必
不可得之勢也則表裏兼治之法爲可盡廢乎予治一徐
姓瘧痢交發瘧先愈次治痢其痢五色勢甚危險渴補脾
腎亦愈不拘定痢愈在先瘧愈在後也

婦人胎前胎後痢 十四

張石頑曰。予嘗用甘草乾薑湯。加厚朴。茯苓。木香。治妊娠
白痢。千金三物膠艾湯。治妊娠血痢。連理湯。加膠艾。治赤
白相兼之痢。駐車丸。千金黃連湯。白頭翁湯。加甘草阿膠。
治胎前產後五色諸痢。皆可選用。

繆仲淳曰。凡產後滯下積滯。雖多腹痛。雖劇。不可用大黃
等物行之。致傷胃氣。遂不可救。但用人參。白朮。當歸。紅曲。
升麻。益母草。加炙甘草一倍。滑石末四五錢足矣。若惡露
未淨。兼乳香沒藥各七分半炒。砂仁末一錢。久之自愈。血
痢可加阿膠二錢。

婦人胎前痢。治與常痢法同。當放則放。當清則清。當溫補

則溫補所異者養血調氣以護胎如歸芍阿膠香附木香之屬至于攻下雖當謹慎然勢不容已者亦當攻之而胎氣反安所謂有故無殞也產後宜養血去瘀玄胡紅花當歸白芍川芎阿膠等餘與常痢法同。

胎前下痢產後不止七日必死之例也然張石頑云胎前下痢產後不止勢莫挽回者用伏龍肝湯丸隨症加減未嘗不隨手獲效可見亦非必死之症矣。

附案○一鄧姓婦病痢孕當八九月解下赤白相兼。素多病皆溫補而愈予以養血調氣佐枳朴芍朮少愈改補中益氣及小建中加當歸或佐吳黃木香痢疾十愈共入以八珍湯加減而全安。一吳姓婦病痢孕方八月胎氣墜下子曰宜先舉其胎次治其病進補中益氣湯加木香白芍胎氣果升。予有事歸夜忽少

腹痛而拘急服香連丸神愈子用歸芍芩朮木香青味
兼香連丸子調氣養血藥中少佐苦寒遂痢止胎安○
一婦孕方九月下痢白多紅少腹痛甚不辨爲胎動之
痛痢疾之痛又慮胎墮而痢不止犯七日必死之例致
招怨謗不得已暫與養血調氣其母急欲更歸實子之
願也偶詢得舌冷喜熱子曰舌冷則內寒可知與乾薑
甘草湯又詢得舌熱喜冷手按得熱湯則痛稍可改用理
中湯加肉桂吳萸當歸白芍母家之醫來矣竟用滑石
木通黃芩木香等藥而先藥已驗遂不用後醫藥而復
商於子子曰滑石木通非孕家所宜於治痢亦不合子
躊躇兩日小心審察方得病情新進者爲能知之遂連
進理中建中歸芍香砂痢愈胎亦無恙○一涂姓婦胎
前下痢產後不止滑痢無度喜其能食依法用伏龍肝
湯加兼進參芪白朮赤石脂炒當歸肉桂豆蔻并調石
脂末而勢止因食雞又滑利再用前法而全愈○又一
婦如前症昏倦少氣洞泄無度雖用伏龍肝湯及溫
劑不效死

燒蟲痢十五

其症腹大皮腐。黃連犀角散亦主之。然得之於寒濕之氣。乾而不發。化而爲蠱。此九蟲之一也。其形極細。胃弱腸虛。則蠱由乘之。或痺或從穀道中溢出。蒼公以芫花一撮。主之。烏梅丸。黃連犀角散亦主之。然由蠱之後。卽用六君加犀角黃連烏梅肉丸服。以補脾胃。兼清濕熱。庶不再發。此蟲其形細如線。雜病皆有。不獨痢疾。每從穀道中溢出。小兒尤多。

吐蚘 十六

吐蚘爲胃寒。亦有寒熱錯雜者。大約先服苦寒清涼等藥。而吐蚘者。多胃寒也。宜椒梅理中湯。蚘止去椒梅未服苦。

寒清下等藥而吐。虵者多寒熱錯雜。烏梅丸連理湯吐。虵雖有寒熱之分。然縱屬熱亦無純用寒涼之理。以虵不安則胃之不安可知也。須知諸病吐。虵多屬危候。宜慎之。

汗多 十七

痢疾汗多者多虛。宜黃芪建中湯。然痢初起亦有風邪多汗者。古法云下痢發熱。自汗脈弦者是伏邪所發。當從解散倉廩湯。按此須強壯入外邪重者方可用之。體弱邪淺者宜防風桂枝湯以和之。有熱加炒黃芩。若登廁用力多汗者。雖繫用力亦多挾虛。至于攻剋過度及痢久而多汗者。虛無疑矣。

小便十八

小便由于氣化。痢名滯下。氣逆甚矣。氣既逆甚。小便安能如常。故痢家小便必短而少。且必與大便同解。不能立而另解也。若可立而另解。痢將愈矣。昧者混同洞洩之法以治之。如五苓猪苓湯之類。不思頻去無度。後陰之津液已傷。又強迫前陰以重竭其津液。豈非危道。明者但以治痢為主。痢愈而小便自通。惟初起未投清涼。兼見熱滑瀉痢者。可暫利之。以分消其勢。不執爲治痢正法可也。凡痢膿小便赤澀短痛。初起宜六一散。大分清飲。一二劑即止。米可多用。小便赤澀短痛。可驗宜清涼。不利溫補。若因過

用苦寒攻伐。或久痢小便不利。此屬氣化不通。陰中之陽虛者。金匱腎氣湯。陰虛者。六味加車前牛膝。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

舌胎十九

瘡癰疫與痢疾不同。瘡癰疫邪滯經絡。應多變幻。痢疾邪居腸胃。脈不變幻。故瘡癰疫以舌胎爲憑。痢疾以脈爲準也。凡痢疾舌胎色黃。而脈遲弱無力者。作虛寒治。舌上無胎。而脈急實者。作實熱治。但舌胎色黃。或深黃。六脈數而無力。亦多虛中挾實。不可純用溫補。至于乾黃焦黑。脈見遲弱。雖屬大虛。亦可卜其津液之竭。必不勝任亢燥。一鄧姓

患痢。舌胎黃色。脈得沉小遲弱。竟用溫補而痊。可知痢當憑脈。不當專憑舌胎。又一鄧姓。脈細弱而急。左手模糊。患痢不食。補之不效。因舌生黃胎。少佐黃連。食卽能入。此則舌胎與脈急相符。知爲虛中挾火。若脈得弱細而遲。雖見黃胎。亦不敢用黃連矣。

口渴二十

景岳曰。瀉痢多口渴。若火盛于中。必好冷水。冬亦不厭。若無根之火上浮。雖渴而飲不多。及欲水而不能飲。又口渴與口乾不同。渴能飲水。乾不能飲水。能飲者有熱症。亦有陰虛症。不能飲水者。則非熱症也。○予治痢疾口渴。年

壯病未久者。于痢疾藥中。佐以西瓜汁。天花粉。屬脾胃虛。而津液不上升者。錢氏七味白朮散。陰虛者。桂附八味生。脉六味無不應手取效。

大孔腫痛二十一

經曰。氣傷痛。形傷腫。久病氣陷。不能升散。濁血流注。聚于肛門。穢惡不堪之物。時從此出。而護腸之脂液。剝刮殆盡。其腫且痛者。勢所必至。凡痢稍久。不論虛實寒熱。皆有此候。新痢無有也。仲景曰。大孔腫痛。急溫之。擬黃芪建中湯。石脂加木香。當歸。此爲虛寒證立法。戴原禮曰。大孔因熱流于下而痛。木香檳榔。荳蔻。加炒乾薑。此爲實熱證立法。

要之治此者。但當治此爲主。若寒熱虛實。投治無差。病愈而腫痛無不愈矣。

喻嘉言曰。肛門腫痛。熱流于下也。身熱脈洪大。宜清之。黃芩芍藥湯。身冷自汗。宜溫之。理中湯。

大孔開 二十二

滯下。大便不禁。其大孔開如空。則不閉者。用慈和花椒末。搗爛。塞穀道中。并服酸漬固腸之劑。神效。

脫肛 二十三

仲景云。下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丹溪云。桃花湯主病屬下焦血虛且寒。非乾薑之溫。石脂之清。且重不能止。

血用粳米之甘引入腸胃。戴原禮云。脫肛一症。最難爲藥。熱則肛門閉。寒則肛門脫。內用磁石研末。每二錢。食前米飲調下。外用銹鐵磨湯溫洗。按脫肛宜用補片益氣湯升提之。有熱加黃連。

呃逆 二十四

痢疾呃逆危候也。然非盡屬不治之症。惟兼厥逆昏憤煩燥。直視等惡候。則萬萬不救矣。大抵呃逆多因寒涼攻伐過度。或體氣素弱。誤投芩連大黃枳朴等藥。致中氣受傷。胃氣寒逆而然。虛寒其本也。氣逆其標也。胃虛者異功散。六君子湯調。丁香柿蒂散。胃寒者理中湯中。調丁香柿蒂。

散更有腎氣不歸根而呃逆者陰虛加沉香砂仁陰中之陽虛入味加沉香砂仁送黑錫丹至于體強新病未經苦寒攻下或誤投熱藥滯藥脉見洪數滑實呃逆聲重相連精神不衰此係大邪上于經所謂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者是也虛熱橘皮竹茹湯實熱輕則芩連枳朴重則大黃下之

石頑曰呃逆乃胃氣虛寒之極最危之候急宜橘皮乾薑湯主之下痢而渴誤食冷物水菓而噦者理中湯加丁香十五粒柿蒂五枚水煎熱服寒熱往來者小柴胡加丁香血痢嘔噦而渴心煩不得眠小便不通者猪苓湯白痢嘔

噦用五苓散。以中有肉桂可通逆氣也。

附案○

一老人患痢。自服陰滯之藥。因發呃逆。調理得

痊。○一人形瘦。素體陰虛。氣弱。痢久不愈。呃逆。不任香燥。以六味加沉香砂仁。兼異功散。加柿蒂之類。漸漸調理而痊。○一人痢發。呃逆。兼厥冷昏憤。血視。進八味及理中。效而復劇。竟死。

久痢不止

二十五

石頑曰。久痢不止。諸藥不效。貧人無力服參者。烏梅大棗各數枚。煎服。屢效。○久痢少腹痠痛。結滯不爽。及下久連年不已。千金溫脾湯。冷痢去甘草加桂心。倍香附人參。熱痢去桂心。加大黃一錢。薑附人參各減一錢。久痢不瘥。所下漸減。而津血枯槁。肛門滯滯者。千金羊脂煎。潤以導之。

羊脂本經專主下痢脫肛腹中絞痛世罕知用按僻壤之地難得羊脂則從蓉首烏當歸蜂窩等以代之。

河間曰久下血痢則脾胃虛損而血不流于四肢留于胃中宜滋養脾胃則愈。

馮氏錦囊曰有毒痢一症或痧毒內陷各藥不效者當于和血行氣藥中加解毒藥如忍冬花炙乳香香連之類。

按久痢不止當看有邪無邪有邪者因初病時當下失下當清不清當散未散積熱逗遛腸胃是以纏綿不已察其少壯稟強者仍用從前當用未用之藥喻嘉言治失表久痢自秋迄冬仍用人參收毒散以起死復生清下更何忌。

焉。但久病藥亦忌猛峻。瀉藥中佐參朮以行藥力可也。倘元氣既虛。積熱未去。宜大健脾丸。當清者以補中益氣四君八珍等湯。送香連丸。當下者以前湯送百順丸。扶正之。與祛邪孰賓孰主。則又權宜在心也。至于病無留邪。則純是虛脫之候。氣虛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腎虛封蟄不固者。八味丸。以山藥爲君。地黃爲臣。或四神丸。虛而滑脫者。宜兼固澀。如故芷肉蓯。訶子烏梅五味栗殼之屬。卽休息痢法亦不相遠也。○久痢陰必虛。當兼補氣血。不可過用陽藥以剗陰。

休息痢 時作時止。日休息。久不止。日久痢。 二十六

諸家云。多因地。滯太早。積熱未盡。加以調攝失宜。不能節食戒慾。所以時作時止。補中益氣湯。加肉蓯朮。木香。吞駐車丸。亦有陰虛多火。不能勝任。升柴。木香者。只用駐車丸。加人參。肉桂。烏梅之類。有積。可加枳實。炮薑。山查。肉石。頑曰。服補中益氣湯。不應反下。鮮紫血塊者。此久風成癰。泄風氣。通于肝。肝傷不能藏血也。三奇散。倍防風。加羌活。升柴。其一切利水破氣藥。皆爲切禁。又曰。休息痢。宜四君子湯。加陳皮。木香。吞駐車丸。虛滑甚者。用椿根白皮。東南行者。長流水浸去黃皮。切片。每一兩。配人參一兩。大煨。木香二錢。粳米一根。煎湯服。

趙養葵云。休息痢係寒積在大腸。裏諸藥所不到。獨巴豆一味研炒蠟丸如龍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復發。此通因通用法也。熱積不可用。

醫宗金鑑云。休息痢。凡一切補養之藥不應者。診其脈若有力。仍當攻也。

附案○

一人下痢。滑泄不止。服補固藥不效。一農夫以椿根皮煮酒服之。愈。

痢後諸症

二十七

丹溪云。痢止。糟粕不實。或腹中作痛。不必驚恐。以白朮。廣皮各半煎湯和之。又云。積已盡。糟粕不實。以炒白芍。炒白朮。炙甘草。陳皮。茯苓煎湯服。古法痢後調補。宜四君子湯。

加陳皮或七珍散。懸甜者。生料平胃散。加入參茯苓。

按痢後糟粕不實。胃虛者。參苓白朮散。加上茯苓。腎虛。四神丸。脾腎兩虛。四君四神。加山藥蓮子。痢後調補。當消息。脈症察其何臟之虛。八珍四君八味。皆可加減選用。

痢後大便秘。瀉裏急後重。此氣虛不陷。慎勿利之。補中益氣。加防風。若風邪傷衛。三奇散。朱丹溪治虛坐後重。用當歸爲君。此血虛也。見裏急後重門。痢後津傷。大便秘。瀉養血潤腸。在所宜用。若補中益氣湯。則端治在氣分也。

痢後不擅調攝。或多行。或房勞。或感風寒濕氣。致兩足痿。

軟或腫痛。○戴原禮云。痢後風。獨活寄生湯。吞虎骨四觔。
丸。或大防風湯。○丹溪云。痢後風。係血入臟腑。下未盡復。
還經絡。不得行故也。明松節一兩。乳香二錢。炒黑存性。蒼
朮黃柏各一兩。紫葳一兩半。甘草五錢。桃仁去皮不去尖。
一兩。俱爲末。每服三錢。生薑同杵服。○石頑云。痢後變成
痛風。補中益氣。加羌活虎骨續斷。○按痢後風。有風邪瘀
血者。用前法。無風與瘀者。以養營衛壯下元爲主。
痢後變腫。屬脾腎虛。補中益氣。四君六君八味。金匱腎氣。
兩脚獨浮腫者。多屬氣虛下陷。俱宜補中益氣湯。兼食大
蒼加香砂。查麴。兼風邪。補中益氣。加防風。小便短澹而腫。

者水也。春澤湯。理苓湯。金匱腎氣丸湯。選用大抵宜。若土
利水如苓朮。苡仁。澤瀉。車前。伏毛之屬。氣逆兼香砂。隨宜
而用。亦不拘于方散。至于腎臟陽虛。則非金匱腎氣莫挽
也。

痢後變瀉。因久痢耗損精血。腸胃空虛。變生他症。或五心
煩熱。如癆之狀。古法黃連飲。赤多倍連。肉白多倍山藥。按
痢後將變爲瀉。宜補脾腎。養氣血。依滋燥退蒸之藥。
凡痢既瘥。數日之後。又畧下紅白。此非復症。乃未盡之穢
濁也。調氣血。補脾腎。自止。
痢已愈。食肉則便血水者。虛也。

附案

○一潘姓子。年十歲。患痢。用大健脾。充理中。後而愈。愈後變腹脹。陰囊及莖俱腫。用健脾藥不效。

上升下利。中順等藥不效。金匱腎氣湯亦不效。後竟以健脾利水和氣等藥奏功。

壞症二十八

下純血者死。

如塵腐色者死。

如屋漏水者死。

如赤

豆汁者不可治。

大孔如竹筒注者不可治。

唇如塗珠

者不可治。

身熱脉大者半死。半生一如魚腦者半死。半

生。

如猪肝色者半死。半生一厥逆冷汗者死。

變成腫

脹者死。

發斑燥擾者死。

呃逆不能止者死。

身熱不

能除者死。

禁口不食藥不能開者死。

驟然能食爲除

中者死。

或曰。古人所列死候。亦有不死者。何也。曰。當看其症之微甚。他候之吉凶。服藥之驗否。脉息之順逆。兼而斷之。假如下純血之爲死症。然色不甚紅赤。或能食。而他無凶惡之症。或服藥之後。漸有他色相兼。則未必死也。若色止紅赤。兼有種種凶惡。服藥又無效。則必死矣。又如身熱不除。之爲死症。假令能食。他無凶惡。雖有微熱不除。亦不主死。又如呃逆不止之爲死矣。予見一痢症。呃逆多日。漸漸調治。利瘡亦因能食身和。別無惡候也。惟有厥逆冷汗。嚔口不能開。忽然能食。各除中者。則萬無治法耳。久痢如猪肝色。或五色相雜。下頻無度。此腸胃下脫。仲景所謂五色氣絕。

于內利下不禁者是也。古法六桂飲加益智白芍。或收十
中之一。痢變厥逆。此陽氣敗壞。仲景所謂六腑氣絕于外。
手足寒者是也。峻投附桂參朮。難救一二。

醫宗金鑑曰。下利不止。水漿不入。氣少脈細。皮膚寒。死于
陽絕也。下痢純血。身熱脈大。死于陰絕也。

石頑曰。誤用大黃。變成腫脹。若其人元氣未敗。大劑人參
桂附。散其滿陰。尚可救其一二。洞洩不止。大劑參朮。不應
附子理中湯。調赤石脂末。間有得生者。卽發呃吐。虵尚有
四逆參附吳茱萸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烏梅丸等法。
至若發斑燥熱入痢。不食忽發除中。從無救治之法。嘗久

痢虛脫。六脉弦細厥逆冷注。煩渴燥擾。呃逆。腹用理中。四逆白通。通脉之類。雖口進人參二三兩。非不暫安。脉亦微續。手足漸溫。稀糜漸進。三四日後。必然驟變。此根氣已絕。燈盡復明之象。切勿因其暫安。輕許以治。徒爲識者鄙笑耳。

脉法二十九

張氏醫通曰。下痢白沫。初起脉小滑。能食者易治。洪大急疾。四肢厥冷者難治。從未見洪大急疾之脉。而又四肢厥冷者。久痢脉微弱。小細者。卽愈。數實虛大無根者。危。下痢膿血。初起脉小滑。或弦軟。身不熱者。易治。數實滑大。而身熱者。勢雖甚。猶可治。

若先不熱五六日反身熱脉大者死。久則脉宜孔遲虛細。不宜盛數滑實。或身熱不止。口噤不食者。皆死。久痢脉結。代反驟能食爲除中者。必死。大抵下痢之症。初起脉實大。不妨六七日後再忌強盛。凡下痢脉浮身熱作風治。脉沉身重作濕治。下痢爲腸胃病。雖逆頻而能食則吉。若噤口痢初起脉實可治。久痢而反不能食。脉見有餘者死。惟小弱流利者。當作胃虛治之。

脉經曰。腸澼下膿血。脉沉小留連者生。數大發熱者死。又腸澼筋攣。脉細小安靜者生。浮大堅者死。沉小無神之脉。多見厥逆而死。者勿認作和平。當外症看。○按浮大無力而短。此屬虛。縱有積滯。皆從

末治。○左手浮弦尺滑動。此下多膿血。而肝腎傷。不可作
實症。而行攻下。○右關寸大實。而遲緩。若見腕悶。是胃有
痰凝。食滯。弦急。腹痛。可服建中湯。不得已。弦急。盡屬有餘。
蓋小建中之弦急。與柴胡芍藥之弦急。自是不同。當會脈
之有神無神。與兼見之形症。分辨之。○沉遲緩弱。軟大。
知爲虛。若弦急實大。鮮不以爲有餘之症矣。然以予閱歷
參之。則亦有大虛者。○一人痢疾。攻剋過度。脈大而急。溫
而鬆。細察痢脈不拘浮沉遲數。但指下無神。便屬虛象。所
謂無神者。短而鬆。按之虛軟也。○痢脈多滯結不舒。若投
劑之後。脈有疏暢條達之意。乃鬱滯開而陽氣得以運行。

愈之兆也。○弦大數實有餘之脈也。緩弱沉細不足之脈也。古謂痢疾之脈沉小爲順。數大爲逆。然則痢疾之可治者皆不足虛症而不可治者皆有餘實症乎。蓋數大爲逆者謂弦大數實動疾不和。此真陰受傷中無胃氣也。沉小爲順者只是不弦大數實非指弱小無力之虛症言也。設沉細至于如絲又豈順乎。于不洪大數實之中或兼弦滑搏指重按有力作有餘症。于不洪大數實之中或見沉小緩弱作不足症。當如是診。然虛大弦急指下全沒精神此係假脈亦作不足不可不知。

瘟疫邪閉經絡。脈多變幻而難準。痢疾邪攻腸胃經絡無

阻脉多一定而足據凡脉得沉小懸絕雖急非實熱誤投寒剋等藥卽變厥逆而死。

附案○一楊姓患痢二三日。逆迫無度。脉得沉小懸絕。能食。于診得是脉。疏建中湯。加當歸。木香。藥即未以。鍾判云。若用攻破。苦寒藥。卽變厥逆而死。案親友大勿謂非痢疾之變。遂用巴霜。共連洩數次。又用蘇氏方。加大黃。變成厥逆而死。

浮急無力。亦多虛中。挾火之候。不可純用寒涼。亦不可純用辛熱。當于溫補之內。少佐寒涼。

附案○一婦初痢。脉浮急無力。投微清微順二劑。改州理中。連中八味。間進大健脾丸。調理俟旬而痊。○又一鄧姓。脉細浮數弱。左手微弱。賴糊不入飲食。補之不效。兼用黃連。而飲食進。案詳虛實錯雜門。

凡痢疾脉遲細者。虛寒症也。然有鬱滯之極。腹中作痛。脉

見沉遲緊小。數日滯開。漸變滑急浮大。不可不知。

附案○

一楊姓小腹作痛。脉沉小而遲。余謂寒滯。用辛溫消滯藥。忽大瀉一日。瀉止。赤白相兼而下。脉之沉小。變為滑。復用清消收功。可見滯極之脉。有似虛寒。但真虛寒者。沉遲小之脉。必弱而無神。阻滯者。沉遲小之中。時顯一滑。以此為辨耳。

凡痢左關尺沉弦搏指。此必小腹作痛。寒痛建中湯加吳黃熱痛黃芩芍藥湯。

凡痢脉浮大者。多不厭逆。脉沉小者。不拘遲數。易變厥逆。不可輕投涼藥。

凡脉洪數滿指。勢甚洶湧。反多假熱。但按之必無力耳。脉似弱小而急。此非假脉。多是虛中挾邪之候。